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

朱坝羌语静态空间范畴的表征与认知

李云兵

【摘要】本文考察朱坝羌语的静态空间范畴,重点考察了拓扑、内在参照、相对参照、绝对参照等空间范畴,认为拓扑、内在参照、相对参照的认知存在较高的一致性,空间概念的表征采用“名词-位格+存在动词”和“名词+方位词+存在动词”两种形式,语义特征表现为“X于Y空间存在”和“X存在于Y空间”,空间认知的意象图式体现为“图象+背景”或“背景+图象”,这与观测者的观测角度和命题或概念结构焦点的转换有密切的关系。指示空间由指示词系统表征,绝对参照空间的表征与自然环境和山川走向有密切的关系,两者自立坐标系,有认知背景,无明确认知图式。

【关键词】朱坝羌语;空间语言;空间范畴;表征;认知

【作者简介】李云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民族语文》(京),2020.5.3~20

【基金项目】本文语料田野调查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纪录语言学”(2009-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空间认知范畴”(2007-2012)的经费资助。本文的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类型研究(17ZDA310)”的经费资助。

四川省黑水县辖芦花、卡龙、沙石多、红岩、麻窝、双溜索、瓦钵梁子、色尔古、石碉楼、龙坝、洛多、木苏、维古、知木林、扎窝、晴朗、慈坝等乡镇,常住人口60704人,其中,藏族53815人,汉族6146人,羌族573人,回族54人,其他少数民族116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黑水县藏族使用的语言,当地分别称为黑水话(羌语北部方言)、草地话(藏语安多方言)、四土话(嘉戎语东部方言)。使用羌语的藏族自称 rma/z_{ma}/z_{me}/rmo, 自称的差别也体现于语言,概分3片:大黑水河中游的芦花、红岩、麻窝等乡镇的羌语为一片,使用者自称 rma/z_{ma};大黑水河下游的石雕楼、瓦钵梁子、维古等乡镇的羌语以及黑水河下游茂县的维城、雅都、曲谷、三龙、黑虎等乡镇的羌语为一片,使用者自称 z_{me};小黑水河(毛尔盖河)的晴朗、知木林、扎窝等乡镇的羌语为一片,使用者自称 rmo。

我们于2011年7月21日至8月26日到黑水县扎窝乡朱坝村进行了为期37天的纪录调查。扎窝乡位于小黑水河下游,辖西里、俄窝、日布、若尔、洛尔坝、若多、克别、朱坝8个村,人口4281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其中,朱坝村坐落于小黑水河下游西岸海拔2950米的高山台地,由朱坝、达格、昌出、二瓜西4个自然村组成,人口500余人,自称 rmo,信仰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女性和儿童只使用羌语,未受过学校教育的绝大多数中老年男性基本不懂或仅略懂汉语,受过学校教育的中青年人汉语稍好。

笔者于2011年8月18-19日对朱坝羌语的空间认知范畴进行了专题调查,发音合作人为李拉牙,男性,农民,初中文化,时年50岁,曾任朱坝村小学教师。

一、关于空间语言与空间范畴认知

(一)空间语言与空间范畴

空间语言(spatial language),即语言对空间概念的表达及表达的形式,亦即空间概念的语言表征。语言表

征空间关系的基础是参照系,即参照框架(frame of reference)。参照系或参照框架涉及参照基准的问题,Frawley(1992)提出以参照物体为基准、以观察者为基准的投射性空间参照。Levinson(2003)、Levinson & Wilkins(2006)通过跨语言研究,认为空间语言由静态空间(stasis space)和动态空间(kinesis space)构成。静态空间表现为方位空间(location space),动态空间表现为位移空间(motion space)。方位空间可分为非角度空间(non-angular space)和角度空间(angular space)。非角度空间通常表现为非坐标参照空间,角度空间通常表现为坐标参照空间。非角度空间包括拓扑空间(topology space)、指示空间(deixis space)和地名空间。角度空间由参照系表征;参照系由内在参照(intrinsic reference)、相对参照(relative reference)、绝对参照(absolute reference)构成。空间语言通过空间概念的语言表征范畴化为空间范畴。空间语言与空间范畴的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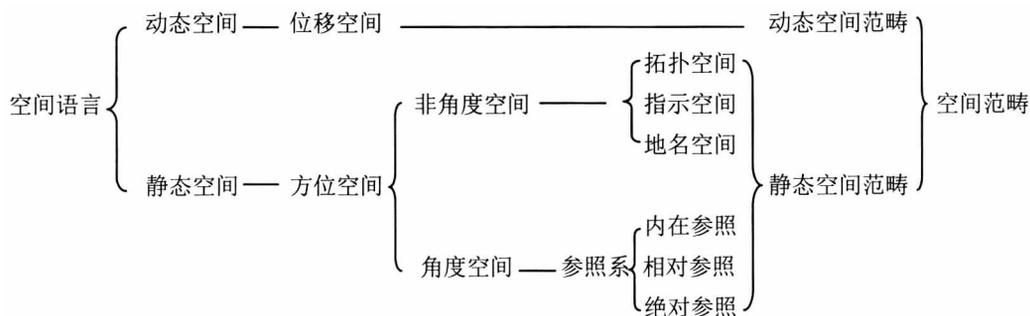


图1 空间语言与空间范畴的关系

(二)空间范畴的认知

空间范畴如何认知,Lakoff & Johnson(1980)依据认知科学的概念隐喻,提出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概念,认为意象图式是感知互动和运动活动不断再现的动态模式。Lakoff(1987)认为意象图式主要是动觉意象图式(kinesthetic image schema),与空间概念联系紧密。Langacker(1987)认为意象图式主要由界标(landmark)、位移体(trajector)和路径(path)组成,界标是参照物,位移体是突显实体,界标为位移体的方位提供参照,位移体移动所经过的空间是路径,路径为零时,位移体与界标是静态关系。Gibbs & Colston(1995)认为意象图式是空间关系以及空间中运动的动态模拟表征。Gibbs & Colston(1995)、Johnson(1987)、Turner(1991)等认为意象图式具有转变性,即人们利用意象图式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如果焦点发生变化,那么,认知意象图式就随之变化。

关于空间范畴如何通过语言表征,Talmy(2005)提出空间图式(spatial schema)概念并用以解释人类对空间范畴的理解和语言表征。图式(schema)指的是某一知识抽象的表征方式,体现为所表征事物的轮廓和概貌,而空间图式则是具体空间场景经抽象后形成的构型(configuration)并体现为具体语言的表达形式;空间图式经过意象化和抽象化后,具有拓扑性,人类语言以空间场景中的背景(G, ground)为基础,表述图形(F, figure)的位置和路径。图形F是语言陈述的实体和焦点(设为X),背景G是参照实体或参照物(设为Y)。空间范畴涵盖物体的形状、位置、方位、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人类语言表述空间范畴时,往往选取一个场景的某个部分作为主要焦点或对象,以次要对象为参照来说明主要焦点或对象的空间特性:焦点或对象的空间特性在静态时指其位置,在动态时指其路径,但皆兼指其方位。

意象图式侧重强调动态空间的界标、位移体和路径,空间图式偏重强调以场景的背景为基础表述图形的位置和路径的静态空间。本文讨论朱坝羌语静态空间范畴的表征和认知。笔者进行调查时,使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空间认知范畴”课题组的框架和经荷兰内梅亨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

linguistics, Nijmegen, Netherlands)授权的图片,对发音合作人进行测试,让发音合作人看图说话,说出图片里的可能空间概念和命题,以观察其对图片表象的理解、信息加工、信息编码和语言表达形式。也就是,通过发音合作人对图片的观察和解读,诱发其对空间概念、空间范畴的语言表征,通过图片隐含的空间概念和命题观察其语言表达形式、语义表征和静态空间范畴认知。这里的“命题”与认知心理学有关,但不完全等同于认知心理学的“命题”,我们更倾向于看作是认知语言学概念结构的焦点,焦点不同,语言表征也会有差异,认知图式也就会不同。

二、非角度空间范畴的表征与认知

(一)拓扑空间的表征与认知

拓扑空间是非角度或非坐标参照静态空间构造,表现为空间语言时,表征物体表面结构,包括重合、包含、接触、邻近、接近等,可从物体接触、支撑、悬空、附着等语义进行观察。

1. 表面接触与水平支撑空间

表面接触是两个物体表面的不完全接触;水平支撑是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支撑,且表面接触,空间概念是“X存在于Y”。朱坝羌语表面接触与水平支撑拓扑空间概念的表达方式是用“X于Y存在”的形式,表征为:X+Y-位格+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但是,同一表象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命题、形式表征、语义表征、认知图式,也就是焦点发生变化,图式也随之变成:G+F,表征为:Y-位格+X+存在类动词。例如:

(1a)ɣwou tɔtsəu-qa khə-ʒei. 有个碗在桌子上。

碗 桌子-位格 前缀-有

(1b)tɔtsəu-qa ɣwou khə-ʒei. 桌子上有个碗。

桌子-位格 碗 前缀-有

(2a)lotɕir mboqar-qa ʒi. 猫坐在地毯上。

猫:主格 地毯-位格 有

(2b)mboqar-qa lotɕi ʒi. 地毯上坐着一只猫。

地毯-位格 猫:宾格 有

(3a)ʒiɸi pu tɕatsəu-qa khə-ʒei. 书在架子上。

书 本 架子-位格 前缀-有

(3b)ʒiɸi ʔε pu tɕatsəu-qa khə-ʒei. 有一本书在架子上。

书 一本 架子-位格 前缀-有

(3c)tɕatsəu-qa ʒiɸi ʔε pu khə-ʒei. 架子上有一本书。

架子-位格 书 一本 前缀-有

(4a)phiəu tsar-qa khə-ʒei. 船在河上。

船 河-位格 前缀-有

(4b)phiəu ʔε tsar-qa khə-ʒei. 有一条船在河上。

船 一 河-位格 前缀-有

(4c)tsar-qa phiəu ʔε khə-ʒei. 河上有一条船。

河-位格 船 一 前缀-有

- (5a) phur ηgu tsur-sta wei. 有棵树在山坡上。
树:主格 棵 山-位格 有
- (5b) tsur-sta phu ηgu wei. 山坡上有棵树。
山-位格 树:宾格 棵 有
- (6a) phur ʔer ηgu spu-qa wei. 有一棵树在山顶上。
树:主格 一:定指 棵 山顶-位格 有
- (6b) spu-qa phu ʔer ηgu wei. 山顶上有一棵树。
山顶-位格 树:宾格 一:定指 棵 有
- (7a) mbir sika pou-kə-qa khə-ʂei. 绳子在树桩上。
绳:主格 树桩-领格-位格 前缀-有
- (7b) mbi ʔer sika pou-qa khə-ʂei. 有一条绳子在树桩上。
绳:宾格 一:定指 树桩-位格 前缀-有
- (7c) sika pou-qa mbi ʔer khə-ʂei. 树桩上有一条绳子。
树桩-位格 绳:宾格 一:定指 前缀-有
- (8a) mbi ʔer sika pou ηgətha-sta khə-ʂei. 有一条绳子在树桩根上。
绳:宾格 一:定指 树桩 根-位格 前缀-有
- (8b) sika pou ηgətha-sta mbi ʔer khə-ʂei. 树桩根上有一条绳子。
树桩 根-位格 绳:宾格 一:定指 前缀-有
- (9a) nɛr ʎlou-qa zi. 有个人在房子上。
人 房-位格 有
- (9b) ʎlou-qa nɛr zi. 房子上有个人。
房-位格 人 有
- (9c) nɛr ʔer ʎlou-qa zi. 有个人在房子上。
人 一:定指 房-位格 有
- (10a) tɕhɛmbi ʔer ʈotsəu-qa khə-ʂei. 有一支铅笔在桌面上。
铅笔 一:定指 桌子-位格 前缀-有
- (10b) ʈotsəu-qa tɕhɛmbi ʔer khə-ʂei. 桌面上有一支铅笔。
桌子-位格 铅笔 一:定指 前缀-有

朱坝羌语的表面接触与水平支撑空间由“名词-位格”构成,表“X在Y上”的空间概念。表面接触空间用“名词-位格sta”,水平支撑空间用“名词-位格qa”。两者都与存在类动词有关:自然存在的表面接触与水平支撑空间用存在动词wei“有”“存在”,构成“名词+名词-位格+wei”或“名词-位格+名词+wei”形式;非自然存在的表面接触与水平支撑空间用存在动词ʂei,构成“名词+名词-位格+ʂei”或“名词-位格+名词+ʂei”形式;生命体表面接触与水平支撑空间用存在动词zi,构成“名词+名词-位格+zi”或“名词-位格+名词+zi”形式。可见,焦点不同,语言表征、认知图式也就不同。

2. 悬空与垂直支撑空间

1) 悬空空间

悬空空间是没有表面接触或支撑的空间,空间概念表“X存在于Y”。朱坝羌语的悬空空间概念的表达形式为:X存在于Y,表征为:X+Y-位格+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通过表象或相似表象测试,同一表象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命题、形式表征、语义表征和意象图式,焦点发生变化,图式也随之变化,变成:X于Y存在,表征为:Y-位格+X+存在类动词,图式为:G+F。例如:

(11a)tiŋtəu tɔtsəu-qa lala-kə wei. 灯在桌子上方吊着。

灯 桌子-位格 吊-领格 有

(11b)tɔtsəu-qa tiŋtəu lala wei. 桌子上方吊着灯。

桌子-位格 灯 吊 有

(12a)zindomar spu-kə-qa wei. 云在山顶上头。

云 山顶-领格-位格 有

(12b)spu-qa zindomar wei. 山顶上头有云。

山顶-位格 云 有

2) 垂直支撑空间

垂直支撑空间是由表面接触和垂直支撑构成的,空间概念表“X在Y上”“Y上有X”。朱坝羌语的垂直支撑空间概念的表达形式用:X存在于Y,表征为:X+Y-方位词+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但是,若命题改变或焦点发生变化,认知图式和语言表征也发生变化,变为:Y上存在X,表征为:Y-方位词+X+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G+F。例如:

(13a)tavou awəni qhei-vuzi wei. 帽子挂在墙面上。

帽子 挂 墙壁-面上 有

(13b)qhei-vuzi awəni tavou wei. 墙面上挂着帽子。

墙壁-面上 挂 帽子 有

(14a)nənəzu qhei-vuzi awənu wei. 画挂在墙面上。

图画 墙壁-面上 挂 有

(14b)qhei-vuzi nənəzu awəni wei. 墙面上挂着画。

墙壁-面上 图画 挂 有

朱坝羌语的悬空与垂直支撑空间由“名词-位格”“名词+方位词”构成,表“X在Y上”或“Y上有X”的空间概念。悬空空间用“名词-位格qa”,悬挂垂直支撑空间用“名词+方位词vuzi”,语言表达为:名词+名词-位格/方位词+存在类动词,随着焦点或主要对象的转换,变为:名词-位格/方位词+名词+存在类动词。

3. 附着空间

一个事物附着于另一个事物所构成的空间,其概念是“Y上有X”或“X在Y上”。朱坝羌语附着空间概念表达形式用:X于Y存在,表征为:X+Y-位格+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表达为:名词+名词-位格+存在类动词。焦点或主要对象转换后,以上各项变为:Y上存在X、Y-位格+X+存在类动词、G+F和名词-位格+名词+存在类动词。例如:

- (15a) qhakhəçitshi pupa-sta wei/wətʃei. 叶子在树枝上。
叶 树枝-位格 有
- (15b) pupa-sta qhakhəçitshi wei/wətʃei. 树枝上有叶子。
树枝-位格 叶 有
- (16) qa-kə nənəthe-sta mbetou zi. 天花板上有了苍蝇。
楼-领格 天花板-位格 苍蝇 有
- (17) thar-kə qəzuə-ʃi sa wətʃei. 他脸上有血。
他:主格-领格 脸-位格 血 有
- (18) qhar-sta mbəzʃi wei. 墙上有灰尘。
墙-位格 灰尘 有

4. 黏着空间

黏着专指流体或糊状物的黏着,与固态物体附着的拓扑空间概念的语义有差别,但空间概念的表达一致,也用“名词-位格”,表征“Y上黏着有X”,认知图式为:G+F。例如:

- (19) zʉətʃuər-sta sa ŋdʉ wətʃei. 刀子上粘着血。
刀-位格 血 沾 有
- (20) ʔambalou-sta pi za ŋdʉ wətʃei. 砧板上粘着猪油。
砧板-位格 猪油 沾 有

5. 吊挂空间

吊挂是垂直悬挂,以自然支撑力或人为支撑力为支撑点构成的静态空间,空间概念表“Y上存在X”。朱坝羌语用“X于Y上存在”表征吊挂空间概念,认知图式为:F+G。例如:

- (21) tiŋtəu tɕipɛ-qa nənətshi-sta lala-kə wei. 灯在天花板上吊着。
灯 底-位格 天花板-位格 挂-领格 有
- (22a) phuwəsku mbir-sta aiʃoni ʒo ʃa. 衣服挂在晾衣绳上。
衣服 绳:主格-位格 挂 挂 有
- (22b) mbir-sta phuwəsku aiʃoni wei. 晾衣绳上挂着衣服。
绳:主格-位格 衣服 挂 有
- (23a) çimiəu phur-ŋgu-sta wei. 果子在树上吊着。
果 树:主格-棵-位格 有
- (23b) phur-ŋgu-sta çimiəu lala-kə wei. 树上挂着果子。
树:主格-棵-位格 果 挂-领格 有

朱坝羌语的吊挂空间用“名词-位格sta”构成。如果是自然存在的吊挂用“名词-位格+名词+存在动词”;如果是人力所致用“名词-位格+名词+动作行为动词+存在动词”,都表示“Y上存在X”或“X存在于Y上”的空间概念。命题或焦点、表征和认知图式可转换。

6. 表面标记空间

所谓表面标记(mark on surface),就是物体表面的痕迹。表面标记形成表面标记空间。朱坝羌语用“名词-位格”的形式表“Y上存在X”的表面标记空间概念,表征为:Y-位格+X+存在类动词,命题或焦点单一,认知意

象图式为:G+F。例如:

(24)kəŋtʃitʃi-sta zi wei/wətʃei. 玻璃上有水珠。

玻璃-位格 水 有

(25)ʃuwətʃi-sta ziʃisa wei. 纸上有字。

纸-位格 字 有

(26)thar-kə qəuzəu-sta tshivər wətʃei. 他脸上有疤。

他:主格-领格 脸-位格 疤痕 有

(27)zipou-sta patʃhitʃi wei. 地上有脚印。

地-位格 脚印 有

7. 非水平面附着空间

非水平面附着空间,是由生物体附着于非水平表面形成的空间。朱坝羌语用“名词-位格”的形式,表达“Y上存在X”的空间概念,表征为:Y-位格+X+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G+F。例如:

(28a)qhəʃi-sta mbetou zi. 墙上有只苍蝇。

墙-位格 苍蝇 有

(28b)mbetou qhəʃi-sta zi. 有只苍蝇在墙上。

苍蝇 墙-位格 有

(29a)qhəʃi-sta tʃiʃou zi. 墙上有只蜘蛛。

墙-位格 蜘蛛 有

(29b)tʃiʃou qhəʃi-sta zi. 有只蜘蛛在墙上。

蜘蛛 墙-位格 有

(30a)qhəʃi-sta ŋtʃizɪŋou zi. 墙上有只蜗牛。

墙-位格 蜗牛 有

(30b)ŋtʃizɪŋou qhəʃi-sta zi. 有只蜗牛在墙上。

蜗牛 墙-位格 有

非水平面附着空间也可表“X存在于Y上”的空间概念,表征为:X+Y-位格+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

8. 附属物附着空间

附属物指物体主体的附件,是物体主体外凸出的部分。附属物附着构成的空间,表“Y上的X”的空间概念。朱坝羌语用“名词-位格”的形式,物体主体与附件有领属关系,语言表达采用领属结构,并用领格标记-kə连接领有者和被领有者,表征“Y的X”。例如:

(31)zɪuə-sta-kə kueitʃikər. 门上的门把儿。

门-位格-领格 门把

(32)ŋdɪu-sta-kə ʃar ndaʃlə-tʃei. 锅上的把儿断了。

锅-位格-领格 把儿 断-完整体

9. 穿刺或串连空间

穿刺或串连空间由用绳索穿刺或串连物体构成,表示“Y上穿刺有X”的空间概念。朱坝羌语用“名词-位

格”形式,表征:被穿刺或串连物体 X 存在于穿刺或串连物体 Y。例如:

(33a) siZuaʔou-sta siʒini wetʃei ʒipɛʃiəuʒiti. 线上穿着珠子。

线-位格 穿 有 珠子

(33b) ʒipɛʃiəuʒiti siZuaʔou-sta siʒini wei. 珠子在线上穿着。

珠子 线-位格 穿 有

10. 环绕空间

一物体环绕或缠绕于另一物体形成环绕空间,空间概念为“Y 上环绕有 X”。朱坝羌语用“名词-位格”表“Y 上存在 X”,表征为:Y-位格+X+存在类动词,图式为:G+F。例如:

(34a) thar-kə thaʒyr-sta zithəni zitir wei/wetʃei. 她腰上缠着腰带。

她:主格-领格 腰-位格 缠 腰带有

(34b) zitir thar-kə thaʒyr-sta zithəni wei/wetʃei. 腰带在她腰上缠着。

腰带她:主格-领格 腰-位格 缠 有

(35) thar-kə ʒasur-sta siʒini ʒikhuekhuer wēn. 她手指上戴着戒指。

她:主格-领格 手指-位格 穿 戒指 有

(36) thar-kər-qa paʔəu-ʒi zithəni mbimi-sta ʒo wetʃei. 他头上系着布条。

他:主格-领格-位格 头-位格 缠 布条-位格 拴 有

不过,环绕空间可以有不同的命题或焦点,命题或焦点发生转变,也就会有空间概念的不同表达形式、语言表征、语义表征和认知图式。

11. 服饰空间

服饰包括衣着和装饰品。衣着并非衣装,而是衣装上的表面标记。装饰品并非其本身,而是装饰品的佩戴方式。服饰空间表示“Y 上存在 X”的空间概念。朱坝羌语用“名词-位格”的形式表“Y 上存在 X”,表征为:Y-位格+X+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G+F。例如:

(37a) thar-kə phuwəsku-sta wetʃei ʔɛ nənɛ. (亲见直述)

她:主格-领格 衣服-位格 有 一 花

她的衣服上有一朵花。

(37b) thar-kə phuwəsku-sta nənɛ ʔɛ wetʃei. (亲见转述)

她:主格-领格 衣服-位格 花 一 有

她的衣服上有一朵花。

(38a) thar-kə nəku-sta wetʃei ʔɛ nəkupala. (亲见直述)

她:主格-领格 耳朵-位格 有 一 耳环

她的耳朵上戴着一只耳环。

(38b) thar-kə nəku-sta nəkupala ʔɛr wetʃei. (亲见转述)

她:主格-领格 耳朵-位格 耳环 一:定指 有

她的耳朵上戴着一只耳环。

12. 包含空间

1) 完全包含空间

一个物体完全包含于另一个物体形成完全包含空间,表“Y里面存在X”的空间概念。朱坝羌语用“名词+方位词”表达完全包含空间概念,表征:容积物体Y中存在X事物,或者表征:X事物存在于容积物体Y中。这是因命题不同或结构概念的焦点不同导致的,所以,朱坝羌语可以用:X存在于Y内、X+Y+方位词+存在类动词、F+G的完全包含空间概念、表征和认知,也可以用:Y内存在X、Y+方位词+X+存在类动词、G+F的完全包含空间概念、表征和认知,具有双重空间特性。例如:

- | | |
|--|-----------|
| (39a)çimiəu ɣwou kuku lei. | 果子在碗里。 |
| 果 碗 里面 有 | |
| (39b)ɣwou kuku çimiəu lei. | 碗里有果子。 |
| 碗 里面 果 有 | |
| (40)z _{er} spuqhou-kə kuku lei. | 兔子在笼子里。 |
| 兔 笼-领格 里面 有 | |
| (41)tɕuɛti ɣomir-kə çipu-kə kuku lei. | 小牛在母牛肚子里。 |
| 小牛 母牛-领格 肚-领格 里面 有 | |
| (42)nənɛzɯ-kə kuku nɛr wei/wɛtʃei. | 图画里有个人。 |
| 图画-领格 里面 人 有 | |
| (43)lotçir tçisa-kə kuku zi. | 猫在房子里。 |
| 猫:主格 房子-领格 里面 有 | |

朱坝羌语也可用“名词-位格”形式,表征:容积物体Y中存在X事物或X事物存在于容积物体Y中,认知为:F+G。若命题或焦点转换,表征、认知图式也发生变化。例如:

- | | |
|-------------------------|--------|
| (44a)ɣzur tsar-sta lei. | 鱼在水里。 |
| 鱼:主格 水-位格 有 | |
| (44b)tsar-sta ɣzu lei. | 水里有鱼。 |
| 水-位格 鱼:宾格 有 | |
| (45)tçisa-sta lotçi zi. | 房子里有猫。 |
| 房-位格 猫:宾格 有 | |

2) 部分包含空间

一个物体未完全包含于另一个物体形成部分包含空间,表示“Y里存在X”的空间概念。朱坝羌语可以用“名词-位格”形式,也可以用“名词+方位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语义有差别,“Y里存在X”表包含语义,“名词+位格”表附着或穿刺语义。尽管语义不同,但表征、认知图式相同,为:X+Y-位格+存在类动词、F+G。如果命题或焦点发生转换,表征、认知图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例如:

- | | |
|-----------------------------------|---------|
| (46)ziɸi pu lakhəsou-kə kuku lei. | 书在包包里。 |
| 书 本 包包-领格 里面 有 | |
| (47)kɛŋdzɛr peitsir-kə kuku lei. | 勺子在杯子里。 |
| 勺 杯子-领格 里面 有 | |

(48)khuɛr nəʎo-kə kuku lei.

狗 窝-领格 里面 有

狗在窝里。

(49)qosar z₁uə-sta wei.

钥匙 门-位格 有

钥匙在门里。

(50)muχaʔaʔə thar-kə stovaqou-sta ʔaŋd₁əni wēn.

香烟 他:主格-领格 嘴-位格 叼 有

香烟在他嘴里叼着。

13. 刺穿后附着空间

一物体穿刺另一物体后仍附着形成刺穿后附着空间,表示“Y上穿刺着X”的空间概念。朱坝羌语用“名词-位格”形式表达“X穿刺Y”的空间概念,表征为:X+Y-位格+动作行为动词+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例如:

(51)çoumur çimiəu-sta çitçyini wēn.

棍 果-位格 穿刺 有

棍子穿在果子上。

(52)χteir z₁awu-sta çitçyini wēn.

刺 手板-位格 穿刺 有

刺戳在手掌上。

(53)z₁uətʂuɛr tshynilə-kə ʂar-sta kutshuni wətʃei.

刀 羊-领格 脖-位格 穿插 有

刀插在羊脖子上。

14. 负向空间

负向空间是物体受外力作用或自然力影响在其表面形成的痕迹,表示“Y上存在X”的空间概念。朱坝羌语用“名词-位格”形式表“Y上有X”的表面标记,表征为:Y-位格+X+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G+F。例如:

(54)peitsi-sta niweir wətʃei.

杯子-位格 裂缝 有

杯子上有条缝。

(55)lopiəu-sta wo₁z₁u₁ wətʃei.

石-位格 洞 有

石头上有个洞。

(56)ɣwou-sta mphou wətʃei.

碗-位格 缺口 有

碗有个缺口。

(57)ther-sta mphər wēn

嘴-位格 豁口 有

豁嘴,兔唇(嘴上有裂口)

15. “前”“后”“下”空间

“前”“后”是静态空间方位,空间概念为“X在Y前/后”。朱坝羌语用“名词+方位词”的形式表“X在Y前/后”的空间概念,名词与方位词之间用领格标记-kə连接,表征:事物X存在于事物Y的方位,即:X+Y+方位词+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例如:

(58)tçir z₁uə-kə ʎesou ndipi.

男孩 门-领格 后面 躲

男孩躲在门后面。

(59)tʃir pəntunu-kə qei₁za tutshuni zi.

女孩 椅子-领格 前面 站 有

女孩站在椅子前面。

(60)phur ŋgu tɕou-kə ʎesou wei. 有棵树在房子后面。
 树:主格 房-领格 后面 有

(61)tɕhitsuzi tɕou-kə qeiʒa ʔatshuni wei. 旗子插在房子前面。
 红旗 房-领格 前面 插 有

“下”也是静态空间方位,空间概念为“X在Y的下面”。朱坝羌语用“名词+方位词”形式表达:Y物体的下方空间存在X物体,表征:X事物存在于Y事物的空间方位,即X+Y+方位词+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命题或焦点具有可转换性,“下”空间也可表“Y之下有X”的概念,表征为:Y+方位词+X+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G+F。例如:

(62)piəqhaʂou zutu-kə sqolə khə-ʂei. 球在凳子下面。
 球 凳-领格 下面 前缀-有

(63)lotɕir tɕotsəu-kə sqolə zi. 猫在桌子下面。
 猫:主格 桌子-领格 下面 有

(64)tɕotsəu-kə sqolə lohkəçindu nda ze. 桌子的下面粘着面团。
 桌子-领格 下面 面团 粘 有

(65)phatsəuzi-kə sqolə qaqhoni kənɰdzer wən. 毛巾的下面盖着把调羹。
 帕子-领格 下面 盖 调羹 有

16.“靠近”空间

一个事物挨着另一事物形成“靠近”空间,其概念为“X挨着Y”。朱坝羌语用“名词-位格+动词”表“X挨着Y”的空间概念,表征:在Y事物的特定位置上X事物实施动作行为或存在X事物,即X+Y-位格+动作行为动词/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例如:

(66)khuer nəwo-ʂi kuspəni zuei. 狗挨着狗窝坐。
 狗 窝-位格 靠近 坐

(67)nər mawu-ʂi kuspəni mili. 人挨着火烤。
 人 火-位格 靠近 烤

(68)ŋgu putshanəu-ʂi/tsa kuspəni ʂei. 篮子挨着簸箕。
 篮子 簸箕-位格 靠近 有

17.几何空间

几何空间是拓扑空间的几何概念的表现。几何空间概念可表现为交叉、顺延、距离和环绕等关系。根据命题或焦点的不同,朱坝羌语的几何空间用“名词-位格”或“名词+方位词”的形式表达,表征事物之间的位置关系。

1)正交(orthogonal)空间概念,用“名词-位格”或“名词+方位词”形式。根据命题或焦点,表征几何空间的位置或方向,认知图式为:G+F或F+G。例如:

(69)tsar-sta tshuta lei. 桥横跨大河。
 河-位格 桥 有

(70)tɕou zur-kə qeiʒa wei. 房子在山坡对面。
 房子 山坡-领格 对面 有

2) 顺延空间概念,通常表现为部分顺延,用“名词+方位词”形式,表征:顺延空间的方向或位置,认知图式为:F+G。例如:

(71) ŋgueir tsar-kə staka ʔaʈhini wei, ŋgueir tsar-kə staka taʈhini wei.

路 河-领格 后面 下游 有 路 河-领格 后面 上游 有
路顺河而下,路顺河而上。

(72) thar tsar-kə zueziika ndər. 他在河边跑。

他:主格 河-领格 边 跑

3) 衡量距离空间概念,是用肉眼目测或心理估算距离远近形成的静态空间,用以表征事物间的距离。朱坝羌语的衡量距离静态空间概念用“名词-位格”形式表“X靠近Y”,表征为:X+Y-位格+靠近义动词,认知图式为:F+G。但是,因句子语气类型的限制,祈使句的表征较为特殊,体现为:X+靠近义动词+Y-位格,认知图式只有参照物,没有焦点或对象,只有背景G,没有图形F。例如:

(73) kun kuspəni thawu-sta, ʔəskotʃini thavər ɲa ʔotʃi.

你 靠近 他们:宾格-位格 看 他们:主格 什么 说
你挨近他们,看他们在说什么。

(74) kuspəni ther-ʃi, kuspəni phur-ŋgu-ʃi, kuspəni tʃou-ʃi.

靠近 那人-位格 靠近 树:主格-棵-位格 靠近 房-位格
挨着那个人,挨着那棵树,挨着那栋房子。

4) 围绕空间概念,是一事物环绕另一事物形成的静态空间,事物与事物之间无接触。朱坝羌语多用“名词+方位词”形式表征:人或事物与空间位置的关系,即:X+Y+方位词+动作行为动词/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F+G。例如:

(75) tsapir tʃou-kə zueziika ʔatsini wei/wətʃei, thar tʃou-kə zueziika ʃatei.

篱笆 房子-领格 周围 围绕 有 他:主格 房子-领格 周围 转
篱笆围着房子,他围着房子转。

(76) tsapir zethi-kə zueziika ʔatsini wei/wətʃei, thar zethi-ʃi ʃatani kei.

篱笆 地-领格 周围 围绕 有 他:主格 地-位格 围绕 走
篱笆围着地,他围着地走。

(二) 指示空间的表征与认知

指示空间由指示词(demonstrative)所指示的空间系统构成。Senft(1997)认为指示词可分为距离、高度、可见度、基本方向等类别。

1. 距离空间,即指示空间的远近,是说话者对距离远近的感知。朱坝羌语的指示距离空间,由指示词系统体现,有近指距离、中指距离、近远指距离、远指距离。近指距离、中指距离由“指示词-位格”表征,近远指距离由“指示词-领格+中指距离”表征,远指距离空间由“指示词-领格+中指距离-领格+中指距离”表征,可以理解为远指距离由中指距离的重叠式表征。距离空间的远近以离心式波浪向外扩展,但并非无限。例如:

tseʈɛ-ʃi 这,接近说话者 theʈɛ-ʃi 那,接近听话者
这-位格 那-位格

xε-kə thetε-si 那,在附近,但不接近说话者和听话者
 那-领格 那-位格

xε-kə thetε-si-kə thetε-si 那,远离说话者和听话者
 那-领格 那-位格-领格 那-位格

2. 高度空间,即指示空间距离的高低。朱坝羌语的高度空间,由“指示词-位格+方位词”表征“高度”“低度”。例如:

thetε-si qeili 那,远离,并低于说话者位置(=那下面)
 那-位格 下面

thetε-si qoto 那,远离,并高于说话者位置(=那上面)
 那-位格 上面

3. 可见度空间,指与时间有关的指示空间,分“可见”和“不可见”。朱坝羌语指示空间的可见度,由“时间词+指示词-位格”表征。例如:

tcaqə thetε-si 那,不可见,且无具体时间(=那以前)
 以前 那-位格

tsi-kə tcaqə thetε-si 那,曾经见过,但不再看得见(=那以前)
 这-领格 以前 那-位格

4. 基本方向空间,指用指示词表示的方向指示空间。朱坝羌语没有用指示词表示方向的用法。方向指示空间由绝对参照系的方位词表达和表征,方向指示空间与朱坝村山川走向有密切的关系。例如:

qeili 东;下面,下方 qoto 西;上面,上方 tchi 南 kuei 北

5. 参照层面空间,指用指示词表示的衡量距离指示空间。朱坝羌语没有用指示词表示衡量距离指示空间的用法。衡量距离指示空间由方位词表达和表征。例如:

tshika 近 ʔazi zueziika 附近 χasu ʔazi zueziika 远离

此外,朱坝羌语虽然有根据地势对指示空间进行的分类,但不是直接由指示词表达,而是由指示词与方位词的组合来表达和表征。例如:

ʋoto ket-si 那,高于说话人的位置 kato ket-si 那,低于说话人的位置
 上面 那-位格 下面 那-位格

kotche ket-si 那,与说话人平行的位置
 水平 那-位格

朱坝羌语的指示词可以直接表达指示空间,有的方位词也可以表达指示空间。例如:

tsetε-si 这儿 thetε-si 那儿 ŋuei nəχa 近处 ŋuei χeχa 远处
 这-位格 那-位格 地方 近 地方 远

朱坝羌语的疑问指示空间由方位疑问指示词表达和表征。例如:

(77)thar tɕenə zuei? thar tɕenə-kə mə zi? 他从哪里来? 他到哪里去?
 他:主格 哪里 来 他:主格 哪里-领格到 去

(78)tɕenə tsi lei? tsi tɕenə lei? 哪里有水? 水哪里有?
 哪里 水 有 水 哪里 有

(三)地名空间的表征与认知

地名就是地点或地域的称谓,属静态空间范畴。朱坝羌语的地名分汉语地名和羌语地名。一些汉语地名由羌语音译而来,汉语音译后意义不明确,仅作地名称谓。朱坝羌语的地名为专有名词。从地名的构成来看,通常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只有很少一些地名带有位格。例如:

(79)thar tsuvapu-sta lei,thar ʎloɣua ni-qei. 他住朱坝村,他去芦花了。

他:主格 朱坝村-位格在 他:主格 芦花 去-完成体

(80)thar thəɾɲdzitɕhinmbu tɕhi-qei,təɕi ɕipa ʎa-qei.

他:主格 观音菩萨 去-完成体 扎西草地回-完成体

他到观音桥去了,扎西回草地了。

非角度空间由拓扑空间、指示空间和地名空间构成。拓扑空间较为丰富,由于命题或焦点可转换,可以用“名词-位格”的形式,表“Y上存在X”的空间概念,也可用“名词+方位词”的形式,表“X存在于Y上”的空间概念,两种形式的空间概念是两种不同的表征和两种不同的认知,其认知图式也不同,一种为G+F,另一种为F+G。指示空间由指示词系统构成,所指空间主要是距离空间。朱坝羌语的地名大多是地点或地域的名称,是专有名词。

三、角度空间的表征与认知

角度空间是静态空间范畴。所谓角度就是空间的观察角度,有角度就有基准,其基准就是参照系或坐标系,也称“参照框架”。参照系包括内在参照、相对参照和绝对参照。

(一)内在参照框架的表征与认知

内在参照框架,也称内在所指框架,以人、动物、非生物的自身作为坐标参照系。以内在参照表达的空间概念为内在空间。内在空间以内在坐标作为参照系,指明事物存在的空间位置和方向。朱坝羌语内在参照的构成,采用“名词+方位词”的形式表达“Y空间内存在X”的空间概念,表征为:Y+方位词+X+存在类动词,认知图式为:G+F。例如:

(81)ɣwor-kə wakhəɕi khopi ʎer zi, nakhəɕi phu ʎer ŋgu wei.

马:主格-领格左边 牛 一:定指 有 右边 树:宾格 一:定指 棵 有
马的左边有一头牛,右边有一棵树。

(82)ɣwor-kə tɕaɣə phu ʎer ŋgu wei,wakhəɕi khopi ʎer zi.

马:主格-领格前面 树:宾格 一:定指 棵 有 左边 牛 一:定指 有
马的前面有一棵树,左边有一头牛。

(83)ther-kə ʎesou pi ʎenər zi, nakhəɕi phu ʎer ŋgu wei.

那人-领格 后面 猪:宾格 二:定指 有 右边 树:宾格 一:定指 棵 有
那个人的后面有两头猪,右边有一棵树。

(84)pir-kə staka khopi ʎer zi, ɣwo ʎer zi, phu ʎənər ŋgu wei.

猪:主格-领格 后面 牛 一:定指 有 马:宾格 一:定指 有 树:宾格 二:定指 棵 有
猪的后面有一头牛、一匹马、两棵树。

内在参照框架中的物体都可作参照系的焦点,焦点不同,语言表征和认知图式也会不同。

(二)相对参照框架的表征与认知

相对参照框架,也称相对所指框架,是以一个物体的坐标为另一物体存在的参照,指明物体存在的空间。朱坝羌语相对参照的构成,也采用“名词+方位词”的形式表达“X在Y空间存在”的空间概念,表征“X物体相对Y物体所处的位置和空间”。例如:

(85a)phur ηgu nɛr-kə qeizə wei. 树在人的前面。

树:主格 棵 人-领格 前面 有

(85b)nɛr-kə qeizə phu ηgu wei. 人的前面有树。

人-领格 前面 树:宾格 棵 有

(86a)pir nɛr-kə zueziika zi. 猪在人的周围。

猪:主格 人-领格 周围 有

(86b)nɛr-kə zueziika pi zi. 人的周围有猪。

人-领格 周围 猪:宾格 有

(87a)phur ηgu khopir-kə wakhəci wei. 树在牛的左边。

树:主格 棵 牛:主格-领格 左边 有

(87b)khopir-kə wakhəci phu ηgu wei. 牛的左边有树。

牛:主格-领格 左边 树:宾格 棵 有

相对参照的两个物体X与Y可以互为坐标参照,认知图式可以是F+G,也可以是G+F。

(三)绝对参照框架的表征和认知

绝对参照框架,也称绝对所指框架,是以自立坐标为参照构成的空间。绝对参照空间就是地理方向空间。根据调查,朱坝羌语的绝对参照系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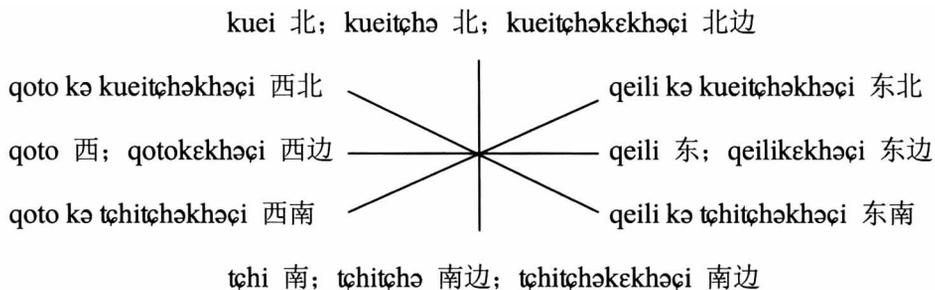


图2 朱坝羌语的绝对参照系

朱坝羌语的“西”为方位词“上方”,“东”为方位词“下方”,与山川走向有关。

绝对参照空间通过附加指示空间,表征:方向的位置,即“朝X方向,向X边”。例如:

qeili kɛ-khə-ɕi 东边 qoto kɛ-khə-ɕi 西边 kuei kɛ-khə-ɕi 北边 tɕhi kɛ-khə-ɕi 南边
 东 那-向格-位格 西 那-向格-位格 北 那-向格-位格 南 那-向格-位格

绝对参照空间通过附加方位词,表征:方向的延伸和范围,即“X方位的前面”。例如:

qeili-kə qeizə 东面 qoto-kə qeizə 西面 kuei-kə qeizə 北面 tɕhi-kə qeizə 南面
 东-领格 前面 西-领格 前面 北-领格 前面 南-领格前面

朱坝羌语的绝对参照空间可重叠,表距离扩展,表征“X方位的X的位置方向”。例如:

kueitʃhəkəkħəçi-kə xa-kə kueitʃhəkəkħəçi 北边的北边
 北边-领格 那-领格 北边

qeilikəkħəçi-kə xa-kə qeilikəkħəçi 东边的东边
 东边-领格 那-领格 东边

“南”“北”绝对参照空间方向附加方位词 qeicitie “顶上”，表征“极地”。例如：

tʃhitʃhəkəkħəçi-kə qeicitie 南极 kueitʃhəkəkħəçi-kə qeicitie 北极
 南边-领格 顶上 北边-领格 顶上

绝对参照系空间概念附加动作行为动词，表征“动作行为的趋向”。例如：

(88) qotokəkħəçi tə-kħə səʒai, qotokəkħəçi tsi. 往西挪！往西看！
 西边 挪-向格 放置 西边 看

(89) thar panithə qotokəkħəçi ndiŋgə-tʃei. 他把东西往西挪了。
 他：主格 什物 西边 搬-完整体

绝对参照系空间概念附加领格标记-kə，可表征“事物存在的方向”。例如：

(90) qeili-kə muz_u 东风(≠东边的风) qoto-kə muz_u 西风(≠西边的风)
 东-领格 风 西-领格 风

tʃhitʃhə-kə muz_u 南风(≠南边的风) kuei-kə muz_u 北风(≠北边的风)
 南-领格 风 北-领格 风

(91) qotokəkħəçi-kə tʃou, qeilikəkħəçi-kə munəu. 西边的房子，东边的太阳。
 西边-领格 房子 东边-领格 太阳

(92) qa-kə tʃhitʃhəkəkħəçi-kə qeiza, thar-kə kueitʃhəkəkħəçi-kə qeiza.
 我-领格 南边-领格 前面 他-领格 北边-领格 前面
 我的南面，他的北面。

朱坝羌语的角度空间范畴，内在、相对角度空间范畴与方位词、存在动词的运用有密切的关系。内在参照的构成采用“名词+方位词”的方式，表示“Y空间内存在X”的空间概念，认知图式为：G+F。相对参照的构成采用“名词+方位词”的方式，表示“X在Y的空间存在”的空间概念，认知图式为：F+G。内在参照与相对参照的空间概念有所差别，语言表征和认知结果也有差别。绝对参照系受山川走向的影响比较明显，与山川的自然走向相关。

四、结论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朱坝羌语静态空间范畴的表征和认知。田野调查以新描写语言学为前提，注重传统启发式调查的同时，关注认知心理学的诱导式和测试式调查范式。经过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朱坝羌语的静态空间范畴主要以位置、方位为语言表征，注重参照基准和参照对象。参照基准以位置、方位为空间场景模拟映射并符号化为Y，构成背景G，参照对象实体模拟映射并符号化为X，构型为图形F。如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空间场景Y及其构成的背景G与参照实体或焦点实体X及其构型图形F，成为心理认知的命题，场景Y映射为背景G、实体X映射为图形F，这也是空间范畴认知的过程。认知过程为Y通过附加位格标记或方位词表征，X以存在类动词或持续性动作行为动词表征，实现空间范畴认知，以图形为焦点时，认知图式为F+G，以背景为焦点时，认知图式为G+F。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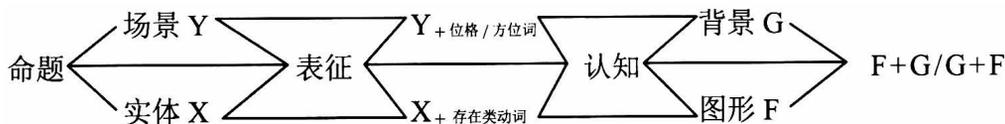


图3 朱坝羌语空间范畴的认知过程

朱坝羌语静态空间范畴的认知过程,语言表征关涉位格标记、方位词、存在类动词,不同的位置使用不同的位格标记,方位词多关涉 qeiZa“前面”、ʔesou“后面”、kuku“里面”、ZueZika“周围”等方位,存在类动词与生命度、人力、自然力相关。非角度空间范畴多以位格、存在类动词进行表征和认知,认知图式会随命题或焦点的转换而改变。具体见表1:

表1 朱坝羌语非角度位置空间范畴的表征与认知

位格	存在动词	语义	空间	语言表征	突显图形	语言表征	突显背景
qa	ʂei	人为存在	平面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wei/wətʃei	自然存在	平面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zi	生命体存在	平面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sta	wei/wətʃei	非生命体存在	附着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zi	生命体存在	附着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wěn	穿刺附着	周附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ʂl	ʂei	人为存在	周附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wei/wətʃei	自然存在	周附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zi	生命体存在	周附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sta	ʂa	人为存在	周附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非角度的部分空间范畴以方位词、存在类动词或持续性动作行为动词进行语言表征和认知,认知图式也会随命题或焦点的转换而改变。具体见表2:

表2 朱坝羌语非角度方位空间范畴的表征与认知

方位词	存在动词	语义	空间	语言表征	突显图形	语言表征	突显背景
qeiZa 前面	ʂei/zi	生命体存在	前后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ʔesou 后面	wei/wətʃei	自然存在	几何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kuku 里面	lei	生命体存在	包含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ZueZika 周围	wei/wətʃei	自然存在	围绕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vuzi 垂直面	wei	人为存在	悬挂	X 存在于 Y	F+G+存在	X 于 Y 存在	G+F+存在

角度空间范畴的内在参照、相对参照以方位词、存在类动词或持续性动作行为动词进行语言表征和认知。这跟以方位词、存在类动词或持续性动作行为动词进行语言表征和认知的非角度空间范畴的一致性较强,方位词、存在类动词、语义等通用,语言表征与认知图式象似。见表3:

表3 角度空间范畴内在参照与相对参照的表征与认知

领属方位	存在动词	语义	空间	语言表征	突显图形	语言表征	突显背景
领属+方位词	sei	人为存在	内在	X存在于Y	F+G+存在	X于Y存在	G+F+存在
	wei	自然存在	内在	X存在于Y	F+G+存在	X于Y存在	G+F+存在
	zi	生命体存在	内在	X存在于Y	F+G+存在	X于Y存在	G+F+存在
领属+方位词	sei	人为存在	相对	X存在于Y	F+G+存在	X于Y存在	G+F+存在
	wei	自然存在	相对	X存在于Y	F+G+存在	X于Y存在	G+F+存在
	zi	生命体存在	相对	X存在于Y	F+G+存在	X于Y存在	G+F+存在

朱坝羌语非角度指示空间范畴的表征采用指示词系统,角度空间范畴绝对参照的表征采用自然地理空间概念和山川走向空间概念,两者皆以自立坐标为参照,没有明确的认知图式。

参考文献:

- [1]黄成龙.2015.《羌语的空间范畴》,《语言暨语言学》第5期.
- [2]李云兵.2016.《论苗语空间范畴的认知》,《民族语文》第3期.
- [3]Frawley, William. 1992. Linguistic Semantics. Hillsdale NJ, Hove &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4]Gibbs, Raymond W. & Herbert L. Colston. 1995.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image schema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6, No. 4: 347-378.
- [5]Johnson, Mark. 1987. *The Boa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Lakoff, George. 1987.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7]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9]Levinson, Stephen C. 2003.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 in Cognitive Diversit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Levinson, Stephen C. & David P. Wilkins. 2006. The background to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space. In Stephen C. Levinson & David P. Wilkins(eds.). *Grammars of Space: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pp. 1-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1]Senft, Gunter(ed.). 1997. *Referring to Space: Studies in Austronesian and Papuan Langua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2]Talmy, Leonard. 2005.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spatial schemas in language. In Beate Hampe(ed.) in cooperation with Joseph E. Grady. *From Perception to Meaning: Image Schema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pp. 199-234.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13]Turner, Mark. 1991. *Reading Minds: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the Age of Cognitive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